



辨名考注

上之上



十一日

服部文庫  
117  
319  
1





117  
319  
1

辨名考註上之上目錄

道十二則

德六則

仁四則

智二則

聖四則

禮三則







繆民有不得其所者焉禮記大傳五者一物純繆民莫得其死鄭玄註純繆猶繆也

也。可不慎乎。孔子既歿，百家並出，各以其所見以名之，物始舛矣。獨七十子之

徒慎守其師說以傳之。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

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儒林傳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卿師傳小者為士大夫

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

皆受業於子夏迨乎漢代人異經異家漢書儒林傳漢興言

之倫為王者師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

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大傳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六經師弟相授

之事詳漢書藝文志又見陸德明經典釋文首卷

仲尼既沒相

於

此

故

其言雖人人殊要皆七十子之徒所傳也。雖有舛焉

者乎。此之所失彼或存焉者亦有之。參彼以求之庶

乎名與物不舛也。邪。傳舊故也。論語為政篇溫故而

實之故凡先世所傳者皆謂之故馬融鄭玄旁通諸家有所稽定斯

有所攢作。後漢書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嘗欲

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

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

子淮南子離騷又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何休

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迺

禮墨守鉞膏肓起廢疾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義

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於是乎顯明

萬言



之學廢漢書夏侯勝傳勝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在自

顛門名經註師古曰顛與專同專門者自別為一家之學而名與物舛焉者不復

可得而識矣所不傳者多故也豈不惜乎自厥以降

世載言以移唐有韓愈而文古今殊焉宋有程朱而

學古今殊焉見辨道第一章考註之數君子者皆稟豪杰字典杰字

渠列切音傑俗借為豪傑字之資雄跡一世慷慨自奮輒以聖人

之道為己任焉然其秉心之銳能遑論其世哉迺意

自取諸理而謂聖人之道在是矣殊不知今言非古

言今文非古文吾居於其中而以是求諸古迺能得

傑

道一

其名者幾希且理者莫不適者也吾以我意而自取

之是安能得聖人所為物者哉名與物失焉而能得

於聖人之道者未之有也故程朱所為名亦其所自

見耳非七十子之徒所傳孔子之道也則亦非古先

聖王之道也故欲求聖人之道者必求諸六經以識

其物求諸秦漢以前書以識其名名與物不舛而後

聖人之道可得而言焉已故作辨名

道十二則

道者統名也以有所由言之論語雍也篇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

辨名考



也。蓋古先聖王所立焉，使天下後世之人由此以行而已。亦由此以行也。辟諸人由道路以行，故謂之道。自孝悌仁義，以至於禮樂刑政，合以名之，故曰統名也。先王聖人也，故或謂之先王之道。論語學而篇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孟子：滕文公篇：今也南蠻貊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或謂之聖人之道。禮記中庸：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凡為君子者，務由焉，故亦謂之君子之道。周易繫辭上：傳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論語公冶長篇：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長篇：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孔子之所傳，儒者守焉，故謂之孔子之道。孟子：滕文公篇：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亦謂之

道二

儒者之道。孟子：滕文公篇：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其實一也。然先王代殊焉，故曰先王之道者，夏以夏高，以商周以周，皆在其代之辭也。稱孔子以別它人焉，稱儒者以別百家焉，有對斯小，故君子有時乎言之，非恒言也。夫道也者，自上古聖人之時，既已有所由焉，至於堯舜而後，道立焉，歷殷周而後，益備焉，是更數千歲，數十聖人，盡其心力智巧，以成之，豈一聖人一生之力所能為哉？故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述堯舜，好古，論語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好學，論語公冶長篇：子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為是故也宋儒誤讀中庸

孟子書乃謂人性善故道率人性自然有之朱熹中庸章句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

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孟子滕文公篇集註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

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殊不知當其時老氏之徒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殊不知當其時老氏之徒

盛以仁義為偽故子思謂聖人率人性之自然以立道耳豈謂人率己性則自然有道乎孟子謂仁義之

根於性耳孟子盡心篇孟子曰君子善亦大槩言之善亦大槩言之

豈謂人人不殊聖人乎但徠集二十八復安澹泊書孟子性善亦大槩言之耳舜

何人也吾何人也本言循聖之教以行道於天下則聖人之治不難也而宋儒乃求身為聖人孟子告子

篇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

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遂以道屬諸人人而不屬諸聖人其究必至於以禮樂刑政為粗迹焉殊

不知道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也其解曰道者當行之理中庸章句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

須史是言也以贊道則猶之可矣然亦僅足以勸人

行道之言耳由道則坦然不由道則冒莽棘路險巖

序名考



盡由焉乎。性理大全性理篇道條朱子曰道訓路大

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

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又潛室陳氏曰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與

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

曾一歇走離得才離得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

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

是路才無路便是荆棘草莽聖人得是何足以盡道

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

哉若取當行之理其臆而謂是聖人之道也則妄之

甚者矣果其言之是乎孔子奚學以彼其聖人之智

何所不知亦不思之甚也大氏先王之道若迂若遠

常人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

泰伯

篇孔子又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公孫丑篇詩

之語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又告子篇

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

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

懿德好是懿德好是懿德好是懿德好是懿德好是懿德

衛靈公篇孔子之語一貫之義論語微

及徂來答東玄意問書具有其說

貫之以其不可言也以其不可言也故先王立言與

事以使人守之詩書禮樂是其教也是故以顏子之

知猶且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後見其如有所立卓

爾

論語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不可

以弗畔矣夫又子罕篇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

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以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若使道瞭然於一言則先王孔子已言之萬萬無此理豈不妄之甚乎如仁齋先生據易大傳一陰一陽周易上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而以往來為解語孟字義天道第一條道猶路也人之所以往來通行也故凡物之所以通行者皆名之曰道其謂之天道者以一陰一陽之謂道往來不已故皆名之曰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一陰而一陽一陽而一陰往來消長運而不已之意也又殊不知所謂一陰一陽者本語易道也大傳又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周易上繫辭傳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道五

窮謂之通見乃謂其以變通為言豈非易道邪何以盡先王之道乎且其言也以意論說其精微者也夫以意論說其精微者亦取諸其臆者也其人幾宋儒而蹈其轍語孟字義天道第一條大凡宋儒所謂有此理等說皆臆度之見而盡蛇添足頭上安頭非實見得者也欲以聖人之所不能言者使瞭然於一言均之亦宋儒之遺耳孔安國解論語曰道謂禮樂也陽貨篇君子學道則愛人小國曰道謂禮樂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又解孝經曰道者扶持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施於人則變化其行而之



正理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而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  
 自孝與人自信應物自治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  
 行之不聞不足小取焉小得福大取焉大得福天下  
 行之而天下服開宗明誼章傳又惠按道者至自治  
 管子形軌解文一人至天下服自心  
 其語解孝經也其言雖淺乎亦猶為不失古意蓋先  
 王之立是道也其心在安天下後世焉故書曰放勳  
 欽明文思安安堯是之謂也故先王之德仁莫大焉  
 孔門之教以依於仁為務論語述而篇子曰志於道  
 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故先王因人皆有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

為之才立是道而俾天下後世由以行之各終其性  
 命是其意豈欲人皆為聖人乎又豈求使人人皆知  
 之乎又豈以難知難行者強之人人乎要歸安民焉  
 耳矣學者其思諸

又有曰復之道曰殷之道曰周之道者禮記禮運孔  
 子曰我欲觀

復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徵也吾得復時焉我欲觀殷  
 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又孔子曰嗚  
 呼哀哉我欲觀周  
 道幽厲傷之蓋道者堯舜所立萬世因之然又有

隨時變易者故一代聖人有所更定立以為道而一  
 代君臣由之以行焉是非必前代之道有所未定而



更改之也亦非必前代之道已為至而我故更改欲  
 新天下之耳目也亦非必萬世因之者為道之至而  
 隨時更易者為次也乃一代聖人有所前知數百歲  
 之後而以維持世運使不遽趨衰者存焉自非聖人  
 之智未能與知其所以更改之意者也凡諸雜見傳  
 記者如某善某未善論語八佾篇子謂韶盡美矣又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及復忠殷質周文之類禮記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  
 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蔽翬而  
 愚蠢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  
 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蔽蕩而不靜勝  
 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

此

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蔽利而巧文而  
 不慚賦而蔽又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  
 之文不勝其質殷皆孔子論禮樂之緒言亦以其時  
 言之其時正值制作之秋故也非孔子優劣其道焉  
 如告顏淵四代禮樂論語衛靈公篇顏淵問為邦子  
 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亦學者以為萬世不易之制者  
朱熹集注程  
 子曰益三代  
 韶舞  
 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  
 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之以  
 為之兆爾又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非矣  
 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益此意也非矣  
 又有曰天之道曰地之道者周易說卦傳立天地之道  
 曰柔與剛益日月星辰駁焉風雷雲雨行焉寒暑晝夜往



重

來不已深玄也不可測杳冥也不可度萬物資始周  
乾卦象專大哉 吉凶禍福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靜而  
乾元萬物資始 觀之亦似有其所由焉者故謂之天道載華嶽而不  
振河海而不洩旁礴莊子逍遙游篇旁礴萬物釋 不  
可窮深厚不可盡萬物資生周易坤卦象傳至 不為  
之焉死皆歸藏不為增焉親而可知而有不可知焉  
者徐而察之亦似有其所由焉者故謂之地道皆因  
有聖人之道借以言之耳  
有曰小人之道長周易否卦象傳小人 曰我秋之道

者禮記檀弓有直情而 皆以其所由成俗自似有一  
徑行者我狹之道也 道故言之

有曰善人之道論語先進篇子張問善人之 曰無改

於父之道者學而篇孔 亦言其所由耳不必先王之

道凡其意以此為道而由之者也

有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論語子罕篇不 不求何

曰是道也 詩書禮樂皆先王之道也故雖一言半句

亦稱為道耳

曰一變至於道雍也篇孔 謂先王道行之世也曰可



與適道子罕篇孔謂身合於先王之道也

曰至道禮記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又曰大道學記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尊先王之道之辭

曰志於道里仁曰朝聞道上曰天下有道季氏曰國

有道曰國無道公治長篇及衛靈公篇國曰無道之

君管子四稱篇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就有

道而正焉學而篇孔子之語凡單言道者皆以先王之道言

之無道者先王之道全亡也有道者不必全有也如

有道之士呂氏春秋下賢篇有以身有道藝言之先

王之道在外六藝亦先王之道也故古以道藝並稱

周禮卿大夫職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頌之于其卿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大小之分耳雖其人有德然不知先王之道則不得

稱有道之士後世道德之名混矣學者其審諸

曰大學之道禮記學記曰父之道曰母之道禮記昏

倫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說苑建曰臣之道

本篇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荀子有子道篇史

君子離婁篇欲為君盡曰子之道荀子有子道篇史

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曰神道周易觀卦彖傳觀

教而天下服矣皆先王之道以其別言之



曰獲於上有道曰交朋友有道禮記中庸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

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信乎朋友矣曰生財有大道大學皆謂術

也術者謂由此以行自然不覺其至也如民可使由

之論語泰伯篇孔子之語有此意蓋先王之道皆術也是亦特

以其別言之又如詩書禮樂為四術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亦謂由此以學自然不覺其成德也及

於後世詐術盛興而後道學先生皆諱術字如荀子

有大道術荀子哀公篇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

有率也雖不能備美善必有處也漢書譏霍光不學無術霍光傳贊曰光不學

於術闡其時近古猶未諱術字者可見也如曰要道

考經開宗明誼章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訓天下亦要術耳

曰達道者禮記中庸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

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謂先王之道通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貴賤智愚賢不肖可皆由者也它如天子之道諸侯

之道惠按天子之道諸侯之道經傳無所見但孔安國解孝經天子之孝諸侯之孝為天子之孝道

諸侯之孝道是夫子或臆記而所誤邪皆非人人得行者如君子之道

亦非民之所得行者則與此殊矣鄭玄以為百王通

行之道中庸鄭玄註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後儒又因之而以五者



既聖人之道誤矣

中庸章句達道者天下古今所謂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信是也如達孝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如達孝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亦謂武王周公能推其孝達諸

天下使天下之人伸其孝心故上文有父為士子為

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字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

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達字之義

可以見已後儒不知之亦以天下皆稱其孝解之

章句達通也武王周公之孝天下之達尊也

嗚呼天下皆稱

其孝何必武王周公已哉

德六則

德者得也

禮記樂記禮樂皆得也謂人各有所得於道

也或得諸性或得諸學皆以性殊焉性人人殊故德

亦人人殊焉夫道大矣自非聖人安能身合於道之

大乎故先王立德之名而使學者各以其性所近據

而守之脩而崇之如虞書九德

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慤而恭

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而

有常周官六德周禮地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

吉哉周官六德民而賓興之一曰亦德知一聖義也

序名考

德一



和及傳所謂仁智孝弟忠信恭儉讓不欲剛勇清直

之類皆是也蓋人性之殊譬諸草木區以別焉論語子張

雖聖人之善教亦不能強之故各隨其性所

近養以成其德德立而材成然後官之禮記王制大

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

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

位定然後祿之及其材之成也雖聖人亦有不能

及者如后夔之於樂尚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

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

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蕭韶九成鳳凰來

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禹之於行水稷之於藝殖益

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德二

也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  
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  
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  
粒萬邦作乂又孟子滕文公篇禹疏九河濬濟漯而  
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  
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后稷  
教民稼穡樹藝五穀皆堯舜所不能及也故孔子之  
於七十子亦因其材而篤焉禮記中庸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如  
告子路以勇論語陽貨篇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  
小人論語陽貨篇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有勇而無義為盜  
曾子以孝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曾參志  
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  
經可以見已及其德之成如四科論語先進篇德行  
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  
夏後漢書鄭玄傳汝南應劭自贊曰故太山大守應

序考



孔子之語

若作梓材

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又賜也達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有慙色由也果求也藝共論語雍也可以見已其所以養之  
 篤之者則在禮樂焉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論  
 語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  
 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謂學禮樂  
 以成其德則四子皆可為成人也成人者成德也文  
 之者謂德成而有光輝也非自外傳丹雘也尚書梓  
樸劉惟其塗丹雘孔是皆以一德言之不必兼眾德  
疏雘是彩色之名也聖人之心豈不欲人人兼眾德乎書曰日宣三德

德三

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阜陶謨則  
 大夫諸侯之德不可以汎責人人者審矣是上古聖  
 人所以立德之名以教人也朱子解曰德之為言得  
 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論語為政篇子曰夫道者先  
 王之道也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周易下繫則其  
 德未成安能行道乎是其意以道為當然之理故有  
 是解已且德固不可離心而言然僅以心言之烏足  
 以為德哉鄉飲酒之義曰德也者得於身也朱子意  
 謂不言心而言身猶淺矣朱子語類論語為政篇問  
集注云德者行通而有得



己也下  
注闕

於身也後改身作心如何曰凡人作好事若只做得  
一件兩件亦只是勉強非是有得所謂得者謂其行  
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又曰古人製字皆不知古言之  
不苟如德字中間從心便是曉是理  
失耳古無以身心對言者凡言身者皆謂己也己豈  
外心哉孟子曰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盡心篇是狀德之言也豈徒得  
於心之謂哉夫徒巧其言令其色固不可以為德然  
徒得於心其失均焉且不以禮樂而以心是謂之不  
學無術焉不知循先王孔子教人之道故也如仁齋  
先生以知德自負乃爭性與德之名耳語孟字義仁  
我禮智四者

德四

皆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道德者以偏達於天下而  
言非一人之所有也性者以專有於己而言非天下  
與道德之辨也亦誤讀孟子而至謂擴充四端以成  
德則與朱子何別語孟字義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  
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  
猶其有四體也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思  
仁也人皆有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學者就此  
二章求之則於仁義禮智之理自釋然矣其意以為  
人之有是四端即性之所有人人具足不待外求猶  
四體之具於其身苟擴而充大之則能成仁義禮智  
之德猶火之始燃自至於燎原之熾泉之始達既不  
必至於襄陵之蕩漸循循其勢自不能已焉既不  
屬諸先王又不知德以性殊徒謂如藥有治病之德  
如火有烹飪之德語孟字義道德二字甚相近道以  
流行言德以所存言道有所自導

序名考



德有所濟物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  
為達道以知仁勇為達德是也若推而言之則一陰  
一陽天之道也覆而無外天之德也剛柔相濟地之  
道也生物不測地之德也或補或瀉藥之道也能療  
病活命藥之德也或火或燒火之道也能調和飲  
食火之德也由是觀之道德二字之義自當分明是  
其所爭在全於養之後與全於性之初已故其所謂  
德者皆當其未成而言之有名而無實亦宋儒之歸  
哉

有曰以德論語為政篇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曰尚德憲問篇子曰君子哉若人曰知德衛靈公篇子曰知德者鮮矣曰德不孤里仁篇子曰德不孤必有隣曰懷德里仁篇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曰好德罕

達

篇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曰亂德曰衛靈公篇子曰巧言亂德之類皆指有德之人也

又有對然而言者如曰以德報怨憲問篇或曰以德

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何異注德恩惠之德曰有德色

色孔穎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疏荷皆指恩惠而言之

其恩者謂之為德古人有此語達德者禮記中庸知仁勇三謂德之通人人皆有之

者也子思此言本於孔子所謂君子道者三論語憲

問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然亦以夫婦之愚不肖

所與知能行言之禮記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序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則微乎微矣爾雅釋

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郭璞注言至微也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而孟子又言仁義禮智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皆非之心也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

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皆所以與老氏爭

仁義之非偽也而道德之名奈焉思孟皆以闢邪說

為主所以失也學者思諸

至德者論語泰伯篇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謂至德也已矣論語微具有其說謂德之至者也孔

子稱泰伯以其讓稱周以其恭書以允恭克讓稱堯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其為至德可知已然自

非聖人之恭讓則未足以為至德焉泰伯之讓以天

下周之恭以天下是其所以為至也以孝為至德者

孝經開宗明誼章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訓天下以其為為仁之本也

論語學而篇有子曰孝弟周官至德者謂聖人之德為萬

世之標準也敏德者謂德以性殊者也周禮地官師

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明德者顯德也謂其德著明眾所皆見也故多以稱

明德者



不

在上之德焉左傳成鱒引詩其德克明而釋之曰照

臨四方曰明昭公二十八年左傳齊侯使來告成三

國公使衆仲對曰敢承受君之明德德公八年左傳宮之

奇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僖公五年

左傳臧文仲曰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

況我小國乎僖公二十二年左傳大史克曰顓頊氏有不才

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噐傲狠明

德以亂天常文公十八年左傳臧武仲曰且夫大代小取其

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徵無

德七

禮也襄公九年左傳晏平仲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

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襄公

二十六年左傳是皆之稱君德而已不必拘明字矣王孫

滿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

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宣公三年左傳劉

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昭公三年左傳

孟僖子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

昭公七年左傳皆汎稱聖人之德而已不必拘明字矣然

亦以其德顯明衆所皆知言之朱子虛靈不昧主心

序



有

新德

學大學章句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未嘗息者故古所無學也仁齋先生以聖人之德光輝發越為解大學定本聖人之德光輝發越至於幽遠之地遐邇之遠無所不照僅足以解中庸引詩予懷明德而已中庸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皆求之太深之失也左傳非僻書三家未之考果何謂也

仁四則

仁者謂長久安民之德也是聖人之大德也天地大

仁一

德曰生周易下繫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正非曰義聖人則之故又謂之好生之德尚書大禹謨聖人者古之君天下者也故君之德莫尚焉是以傳曰為人君止於仁禮記大學聖人也者不可得而學矣後之君子學聖人之道以成其德者仁為至焉故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論語里仁篇言所以命君子者以仁也故孔門之教必依於仁論語述而篇謂其心不與聖人之仁相離也故仁者聖人之大德而君子之所以為德也蓋聖人之德莫不備焉何唯仁故仁

序



聖

者仁人之一德也。然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仁天下後世也。故仁者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衆美所會萃，亦何唯仁人之學。聖人之道者，德以性殊，亦何皆仁。然聖人之道，要歸安民而已矣。雖有衆美，皆所以輔仁而成之也。人性雖殊，然無知愚賢，不肖皆有相愛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為之才者一矣。故資治於君，資養於民，農工商賈皆相資為生，不能去其群。獨立於無人之鄉者，唯人之性為然。夫君者群也。荀子語見辨道七章考註是其所以群人而統一之者，非仁乎。

相養

仁二

安能焉。學而成德者，雖各以性殊，其所學者皆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要歸安民。故君子苟不依於仁，何以能和順。聖人之道，以養成其德乎。辟諸喻人，不以五穀亦瘠而死耳。且君之使斯民學以成其德，將何用之。亦欲各因其材，以官之，以供諸安民之職已。故聖人之德，雖備乎君子之德，雖殊乎，皆所以輔夫仁也。且先王有聰明睿知之德，制作禮樂，立是道，俾天下後世由是焉。而後之君子奉以行之，是雖有聰明睿知之德，將安用之。且先王之立是道也，以仁故。

序考



先

禮樂刑政莫非仁者是以苟非仁人何以能任先王之道以安天下之民哉故孔門之教以仁為至以依於仁為務而不復求為聖人者古之道為爾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盡心篇見辨道七章考註夫道屬我王德屬我唯依於仁而後道與我可得而合焉此古來相傳之說也後世儒者不知聖人之道是以不知仁其說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論語學而篇有子曰其為人孝弟又曰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顏淵篇顏淵問仁章朱註私欲淨盡又曰有專言者有偏言者見辨道七章考註

仁三

是其所見根於佛老故其學主理主心又誤讀中庸孟子而以行為性孟子盡心下篇孟子曰仁也者人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性人人殊則又以為其殊者氣質所為而理與聖人一矣孟子滕文公篇初章朱註己見是其意謂仁者愛人然愛者情耳方其靜也安見夫所謂愛者乎然若愛之理則稟諸天而具于心是即仁而心之德為爾人生之初不與聖人殊祇氣質人欲所銅仁乃不全及於學成而人欲盡氣質化則無適非仁矣又其意謂天地之

仁天下談本註類潤篇初章及性理大

序名考



全卷三十  
五仁部四  
條

云爾下說  
本註性理  
大全卷三  
十五仁部  
三仁部

仁也下說  
本註顯  
初章及字  
而篇其為  
人也考  
章大全細  
注

人耳下註  
護本有則  
釋迎註

道生

道生不已稟諸人為仁故以流行見生生之意云  
爾又其意謂仁為心之全德故兼義禮智信是專言  
之仁也其與義禮智信對言者偏言之仁也殊不知  
仁者德也非性也况理乎仁以愛之禮記樂記仁以  
特言其一端耳安得盡於仁乎且孔子所謂愛人者  
論語顏淵篇樊遲謂為民父母也詩大雅洞酌篇豈  
問仁子曰愛人苟非安民為足以為民父母乎宋儒  
又周書泰誓元苟非安民為足以為民父母乎宋儒  
主心主心而語愛則釋迦亦仁人耳釋迦譜曰晉耀  
率天其諸天子各六十六億咸共講義當使菩薩現  
生何種或有說言維提摩竭國其母真正其父不真

仁四

諍

拘薩大國父母宗族皆不真正和沙大國王無威神  
度絕耶離國喜請不應生彼有一天子名曰幢英詣菩薩  
所而前路問究竟菩薩一生補處所可降神種姓云  
何善薩報曰其國種姓有六十德一生補處乃應降  
神今此鮮種熾盛五穀豐熟快樂無極人民滋茂植  
衆德本也維羅衛衆人和睦上下相承一切諸釋渴  
仰一乘其白淨王性行仁賢夫人妙聖性溫貞良猶  
天玉女護身口意強如金剛前五百世為菩薩母應  
往降神受彼胞胎於時菩薩問諸天子以何形貌降  
神母胎或言儒童形或曰釋梵形或言日月王形或  
曰金翅鳥形彼有梵天名曰強威從仙道來報諸天  
言象形芽一六牙白象威神巍巍梵典所載云云菩  
薩過冬盛寒春末夏初樹初華茂不寒不暑適在時  
宜沛宿應下菩薩從兜率天化作白象口有六牙諸  
根寂定光色巍巍現從日光降神母胎趣於右骨所  
以處右流心不在王右潔妙晏寐忽覺白象王來處  
於胞胎身心安穩猶如蓮禪爾時菩薩觀降胎時至

摩訶



即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云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于時摩耶夫人於  
 眠寤之際見菩薩乘六牙白象騰虛而來從右脅入  
 身現於外如處琉璃夫人體安候樂如服甘露觀見  
 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歡喜踊躍無量云爾時白淨  
 王見摩耶夫人諸瑞已歡喜踊躍不勝自能即便遣  
 請善相婆羅門云云白婆羅門言願為占之有何等  
 異時婆羅門即占之曰大王夫人所懷太子諸善妙  
 相不可具記今當為王略言之耳大王當知今此天  
 人胎中之子必能光顯釋迦種族降胎之時放大光  
 明諸天釋梵執侍圍繞此相必是正覺之瑞若不  
 家為轉輪聖王四天下去去時白淨王心自思惟  
 天人懷妊日月將滿而不見其有生產相作此念時  
 會遇天人遣信白王我今欲出園林遊觀時王聞此  
 蓋懷歡喜即勅於外令淨掃麗藍毗尼園更使我植  
 諸妙華果流泉浴地悉令清潔欄楯階皆以七寶  
 而為莊嚴翡翠云云又華嚴經云云爾時夫人既入園已  
 作眾妓樂云云又華嚴經云云爾時夫人既入園已

諸根寂靜即遣侍女啓白淨王王聞踊躍到無憂樹  
 云云十月滿足於四月八日日出時天人見彼園  
 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華色香鮮枝葉分布極茂  
 盛即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出于時樹  
 下亦生七寶七莖蓮華大如車輪菩薩即便墮華上  
 無扶持者自行舉右脇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  
 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其無安民之德則非  
 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云云  
 吾所謂仁也氣質可變乎人欲可盡乎何德非心苟  
 以仁為全德豈有所謂眾德乎專言偏言豈非妄乎  
 皆肆言其理而未睹夫道之失也仁齋先生乃曰慈  
 愛之德遠近內外充實通徹無所不至  
 內外充實通徹無所不至  
 是又泥孟子而欲擴充惻隱之心



護本成仁  
之木註  
下子孫耳

欲者

參

以成仁不屬諸先王而屬諸人人不知歸諸安民而  
 徒以慈愛言之故其弊遂至以釋迦為仁人童子問  
佛以慈  
 悲濟度為主其慈悲濟度似乎仁然不知義則一也豈不謬乎且孟子所謂擴  
 充四端者論說之言耳初非語成仁之方也辟諸一  
 星之火至於燎原一寸之苗至於天苟使樞而長之  
 引而伸之則火滅苗稿已假以風鼓之假以雨露灌  
 溉之然後可以馴致燎原參天之盛也人亦若是焉  
 禮樂以養之然後成仁德也不知則謂禮樂外物也  
 非在我者焉是不信聖人之教而以其私智成仁者

也烏知風與雨露假之於外而其切若是其大焉乎  
 禮樂之道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大雅皇  
矣篇語猶風雨自  
 天祐之邪仁齋與宋儒均之不學無術已  
 有稱仁人而曰仁者如三仁以德論語微子篇微子  
去之箕子為之奴  
 比干諫而死孔子如管仲以功憲問篇子路曰桓公  
殺公子糾君忽死之  
 曰殷有三仁焉管仲不死曰未仁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二者皆以  
 安民言之宋儒求仁於心故其說至管仲而窮矣注朱  
 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仁  
 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切矣仁  
 齋亦求諸心其所以異於宋儒者唯不言天理人欲



已故其說亦至管仲而窮矣古義蓋仁大德也非慈愛之心頃刻不忘則固不可許而濟世安民之功能被于天下後世則亦可以謂之仁矣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君於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為仁是也此所以其謬可雖高第弟子不許其仁而反於仲許之歟見已

有稱仁政而曰仁者如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民之於仁也其於水火曰當仁不讓於師以上論語衛靈公篇孔子之語及諸子問仁見雍也顏淵陽貨等篇皆是也大邑問政與仁問相類見顏淵子問政者一邑之政也皆其人為宰而路等篇問今日所行焉問仁者一國之政也皆為其它日或

得為一國之政而預問焉如孔子之告顏子子張直以天下言之顏淵篇顏淵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陽貨篇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可以見已行仁政以脩身則有切惠則足以使人為本身苟不脩雖行仁政民不從之中庸舉九經首脩身禮記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亦此意故孔子所答皆脩身之事焉後儒不知之誤以為語成仁之方謬之大者也夫先王之教詩書禮樂而已矣禮樂不言習以成德豈外



此而別有所謂成仁之方乎且先王本道本為安民  
 立之故其言脩身者亦皆以為行仁之本已豈徒成  
 己哉禮記中庸誠非自成己而已也所後儒狃聞莊  
 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禮智也周內聖外王之說見辨道二  
 章考注而謂天下國家舉而措  
 之是以其解仁或以天理或以愛專歸重於內而止  
 於己成豈不悲乎

有論說道藝而曰是仁也者是非稱先王之德也亦  
 非稱仁人與仁政也乃贊道之德者已後儒不察混  
 而一之詳見下仁義義第  
 八則

智二則

智亦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智不可得而測焉亦不  
 可得而學焉故岐而二之曰聖曰智是也凡經所謂  
 智皆以君子之德言之如知禮知言知道知命知人

論語堯曰篇子曰不知命無以君子也不知禮無  
 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尚書皋陶謨皋陶曰都  
 在知人在安民論語顏淵篇樊遲問是也知禮者知先  
 王之道也是統其全言之無所不包故難其人焉孔  
 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難辭也見知禮者知先王  
 之禮也知言者知先王之法言也之二者道之分也



分而言之所以便學者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詩書  
言也義之府也見辨道二十知言則知義知禮與義

則道庶幾可以盡焉不言樂者亦難其人焉孔子稱  
臧文仲不智者三文公二年左傳仲尼曰臧文仲其

矣可見古者以不知禮為不智已孟子知言亦謂知  
先王之法言也苟能知先王之法言則規矩在我足

以知人之言焉故下以詖淫邪道言之耳後儒不知  
道故謂孟子知人之言也公孫丑上篇孟子曰我知

直

智二

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  
朱注知言者盡心知性於九天之言無不有以究  
極其理而識其是非聽訟吾猶人也論語顏是雖孔

子不敢自道知人之言況孟子而能之乎故詖淫邪  
道亦好辯之過也然又每以規矩為言孟子離婁篇

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聖人既竭  
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  
也又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又知

其知言亦謂知先王之法言已知命者知天命也謂  
知天之所命何如也先王之道本於天奉天命以行

之君子之學道亦欲以奉天職焉耳我學道成德而



使

辛

爵不至是天命我以德道於人也君子教學以為事  
禮記學記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  
 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  
 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人不知而不愠論語  
篇孔子是之謂知命凡人之力有及焉有不及焉強  
 求其力所不及者不智之大者也故曰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也後儒或曰知其所以然之理論語為政篇  
 朱注天命即  
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或曰知吉凶禍福語孟字  
 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或曰知吉凶禍福義允聖  
 人所謂命云者皆就吉凶禍福死生存亡相形上立  
 言蓋或吉或凶或禍或福或死或生或存或亡其所  
 遇之幸不幸皆自然而至或曰名利得失毫不動心  
 無可奈之何故謂之命

智三

七

語孟字義何謂知命安而已矣何謂安不疑而已矣  
 本非有聲色臭味之可言蓋無一毫之不安無一毫  
 謂之不盡處之泰然履之坦然不貳不惑當謂之安當  
 之知而言伊川云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此看命  
 字甚淺所謂知命云者處乎死生存生窮通榮辱之  
 際泰然坦然烟銷冰釋無一毫動心處而謂之知皆  
 命也知有命而信之是不待君子而後知之也皆  
 不知道者之言也已知人者謂知仁賢也是智之大  
 者也書曰在知人在安民臯陶是臯陶之智仁二德  
 以為萬世法蓋制作禮樂者聖人之智而非通下者  
 焉然至其所以平治天下者則不出於是二言也雖  
 後世之君雜霸之主亦非是二者則不能成其德分

年考



之治也。至哉言乎！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憲問篇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尚書皋陶謨是雖堯舜亦有所不能，是二者也。豈非至言哉！且先王之道為安民設，則宜若莫大於於安民者而知人先之。孔子稱智仁亦智先於仁。論語雍也篇子曰：知者樂，靜者樂，仁者壽。子罕篇。是無它，安民之道非知人則不能行，故也。自古贊聖賢之君，必言其得賢人而臣之，而其它善政不遑及之者，為是故也。故智之為德，莫大於知人焉。家語弟子行篇子曰：賢人無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

智四

於知，祇所謂知人者。世儒多謂人之智，愚賢不肖其所長，其所短，妍媸悉照，毫釐弗遺，是謬之大者也。大氏古所謂知人者，在知其所長，而其所短不必知焉。及其至者，則必稱能知仁賢之人，謂之知人焉。故樊遲不達，知人之義，則子夏釋之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論語顏淵篇樊遲問：仁者曰：愛人。問：知人者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可見古之道為爾。夫人之知人，各於其倫，唯聖知聖，賢知賢，人之為才。



相陪從相什伯千萬則賢者之難知豈不宜乎况我  
 不及其賢而能知之如高宗之於傳說尚書說命王  
 曰以台正于四方台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  
 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  
 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有桓公之於管仲呂氏春秋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管仲任數篇有  
 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  
 告仲父若是之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  
 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  
 不易也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桓公之於桓仲學焉  
 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可不謂難乎不爾堯之於鯀徒知其才  
 而不知其惡謂之不知又可乎故堯之知人在知辨  
 而不在知鯀具辨道十  
 一章考注古之道為後之學者昧乎斯

爾

智五

義而欲悉知其長短得失無所逃其藻鑿是曹孟德  
 之所尚耳事文類聚新集吏部尚書部唐臨冊藻鑿  
 履上星辰魏志武帝本紀遺合  
 註魏書曰知人善察難眩以偽宣古之道哉然求其  
 所以失之則昉於孟子邪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  
 也公孫丑篇其意亦謂聖人之道率人性而立焉祇好辯  
 之甚不覺其言有弊耳後儒弗之察乃以天下之理  
 曉然洞徹莫所疑惑為解語孟字義天下之理曉然  
 洞徹無所疑惑之謂智  
 殊不知是世俗所謂智而非先王之道所尚也孔子  
 曰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曰知者利仁並論語  
 仁篇是其意



謂知仁莫尚焉不知者則又謂窮盡天下之理而後  
知仁莫尚焉故宋儒有格物窮理之說又不知窮理  
本贊聖人作易之言而非學者之事也大學所謂格  
物者謂習其事之久自然有所得有所得而後所知  
始明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豈窮盡天下之理之謂哉  
苟非遵先王之教習其事之久則所知皆世俗之知  
也何以能知仁之可尚乎故孔子所謂知禮知言知  
道知命知人皆以先王之道言之者也宋儒所謂格  
物窮理是是非非之類格物窮理見辨道十六章考注性理字義察物智也是是

智六

非非之怨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為皆以世俗之智言之者也祇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皆以世俗之智言之者也祇小人役力君子役心襄公九年左傳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是以世之君子喜自用其智而不肯遵先王之道者比比皆然故孔子每稱好仁好德好禮好義而未嘗稱好智者見辨道八章考注為是故也又曰好學近乎知禮記中庸可見不遵先王之道則不能成其智也學者其思諸孟子有德慧術知之文盡心篇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疚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是古言也非孟子所創也謂慧由其慮患也深故達

辨道考



德而生智由道術而生者也古之所謂知者必學于道術以成其德而智慧至焉格物致知是之謂也知之不由德術來者不足以爲知古之道爲爾

聖四則

聖者作者之稱也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表記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亦可及已矣古之天子有聰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禮記中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有所制作功侔神明利用

厚生之道

見辨道三章考注

於是乎立而萬世莫不被其德

所謂伏羲神農黃帝皆聖人也然方其時正德之道

未立禮樂未興後世莫得而祖述焉至於堯舜制作

禮樂而正德之道始成焉君子以成德小人以成俗

刑措不用

家語始誅篇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史記周本記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

餘年天下大治王道肇是矣是其人倫之至參贊造

化孟子離婁篇聖人倫之至也又禮記中庸有以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周易泰卦象辭而立以爲萬

世之極孔子序書所以斷自唐虞者孔安國尚書序先君孔子生於



所遽

周未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斷自唐虞以下  
 訖于周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  
 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隆下至秦穆編次其事為是故也三代聖  
 人亦皆遵堯舜之道制作禮樂以立一代之極蓋歲  
 月弗反人亡世遷風俗日漓以汚以衰辟諸川流滔  
 滔不可得而挽也三代聖人知其若是乃因前代禮  
 樂有損益以維持數百年風俗使其不趨衰者於是  
 乎存焉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德其高大廣深莫  
 不備焉者豈可名狀乎祇以其事業之大神化之至  
 周易上繫辭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下繫  
 辭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

聖二

化之使無出於制作之上焉者故命之曰聖人已至  
 於孔子則生不遭時不能當制作之任而方其時先  
 王之道廢壞已極乃有非先王之道而命以為先王  
 之道焉者有先王之道而默不以為先王之道焉者  
 是非淆亂不可得而識也孔子訪求四方釐而正之  
 然後道大集於孔子而六經於是乎書故中庸曰苟  
 不至德至道不疑焉是之謂也且其一二所與門人  
 言禮樂者制作之心可得而窺矣故當時高第弟子  
 如宰我子貢有若既稱以為聖人者孟子曰宰我子

序

孟子曰宰我子



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行不至阿其所好寧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若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華自生民以來未不翅以其德亦為制作之道存故有盛於孔子者也

也段使無孔子則先王之道亾久矣故千歲之後道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雖邪說異教之徒亦莫有謂孔子非聖人者則寧我子貢有若之言果徵於今日焉耳矣夫孔子之德至然使無寧我子貢有若子思之言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碑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

懔懔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行相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則吾未敢謂之聖人也

以吾非聖人而不能知聖人也夫我以吾所見定其為聖人僭已僭則吾豈敢我姑以衆人之言定其為聖人無特操者已莊子齊物論罔兩問寧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與無特操則吾豈敢雖然古聖人之道藉孔子以傳焉使無孔子則道之亾久矣千歲之下道終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則我亦見其賢於堯舜也已



蓋孔子之前無孔子，孔子之後無孔子，吾非聖人，何以能定其名乎？故且比諸古作者，以聖人命之耳。周禮六德曰智曰聖，見辨道五章考注是岐聖人之德，而二之以為君子之德。蓋人之性不同，故其智有能通政治之道者，命之曰智；有能通禮樂鬼神之道者，命之曰聖。故其所謂聖亦非若聖人之德焉。唐虞九官，乃有九德。九官伯禹作司空，棄作司徒，契作司馬，皋陶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見尚書舜典九德見前。周六官，乃有六德，德以性殊，德成而官之，故虞周官制之異，其立德所以不同也。故智

者冢宰之材也，仁者司徒之材也，聖者宗伯之材也，義者司馬之材也，忠者司寇之材也，和者司空之材也。冢宰掌邦治，以知人為要務，司徒掌邦教，職在親民。宗伯掌邦典，乃禮樂鬼神之事。司馬掌邦政，乃賞罰黜陟軍旅田獵之事。非義則何以得其宜乎？司寇掌邦刑，非親為詳悉，能盡其心者不能也。司空掌邦事，順水土之性，和百工之業。尚書周官篇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宰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以此觀之，聖智之分可見已。詩曰



新德

白子聖誰知鳥之雌雄詩小雅正月篇左傳臧武仲雨行人

譏其非聖人襄公二十二年左傳臧武仲如晉雨過

我將飲酒而已是古來皆稱智之微妙者以為聖也

後儒有謂湯武非聖人者是無忌憚之甚者也其說

本於誤解孔子武未盡善蘓軾武王論蘓子曰武王

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致

意焉曰大哉魏魏子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

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

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

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

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

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

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

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論語八佾篇朱注舜

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

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讓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

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孟子性之身之焉盡心篇孟

子曰堯舜

性之也湯

武身之也

殊不知孔子語樂而未及舜武之德孟子

但言堯舜生知而湯武乃學堯舜之道以成其德耳

宣優劣之論乎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者七人

憲問篇子曰其所制作禮樂政教君子學焉故記諸

學子傳曰釋奠於先聖先師禮記文王又曰天子將出

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地受命於

天

命

於

於



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及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制王  
 之是學無所祀之神何所受成何所告詩曰既作泮  
 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  
 獻囚在泮獻功詩魯頌泮宮篇是其事也明堂位曰米廩有  
 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  
 學也祭義曰天子設四學是天子大學兼四代之制  
 合祀四代聖人者審矣夫古者祭祖配之天則祖宗  
 與天一矣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明堂以配上帝是天子與  
 大事其所受命唯天與先聖已故曰君子有三畏畏

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語季氏篇孔子之語是君子所畏  
 亦唯天與先聖已足雖異代聖人尊崇之若是其至  
 也況復之於禹商之於湯周之於文武皆開國太祖  
 道所自出天下無貴賤奉其禮樂法制不敢違之而  
 奚議為古之道為爾故孔子而上莫有優劣聖人之  
 德者矣夫聖人亦人之德以性殊雖聖人其德  
 宣同乎而均謂之聖人者以制作故也唯制作之迹  
 可見矣就其可見以命之而不敢論其德尊之至也  
 古之道為爾後儒貴精賤粗之見為王於內故不知



禮樂謂之道也又不知聖人之稱因制作命之也徒以其德論之而不知德以性殊也德之殊不足以病其聖也妄意謂聖人之德宜一焉而睹其有殊則曰孔子優於堯舜矣中庸章句序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及有賢於堯舜者曰湯武非聖人矣豈非無忌憚之甚者乎尋其禍端亦昉於子思孟子已方子思之時老氏之徒盛而有謂孔子非聖人者故子思作中庸書專贊孔子之德孔子學先王之道者也故子思言學可以至聖人不唯生知為聖人孔子非作者故唯以其德

言之然子思孔子之孫而親見孔子其所傳之未渝也故其論道必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論孔子必以雖善無位不能制作禮樂禮記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又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又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古之道存故也至孟子之時黑翟鄒衍刑名之流皆有所創作漢書藝文志黑子五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韓子五十一篇鄒子四孔子所謂不知而作之者也論語述故孟子亦唯以德言聖公孫丑篇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







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  
也。不備不尚見辨道考注。是其操心之銳以聖智  
自處喜測其不可測者而以不可學者強之人人其  
究必立德之至者以律之則其優劣古聖人之德亦  
勢之所必至也。其說雖根於孟子然所附益豈小  
哉。要之不學之過也已。豈不悲乎。

聖人賢人之名古亦未有所階級之也。唯聖人以命  
作者而賢人者以材德言之。拔乎其萃之名也。夫聖  
人亦拔乎其萃者也。故差而降之賢者亦有數焉。寧  
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公孫丑篇易大傳

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聖人之業。上繫傳假使後  
人措辭必曰聖人故知賢人泛稱已至於揚子雲始

曰聖人之言如天賢人之言如地。楊子法言五百篇  
近如地之言自是之後聖賢遂為階級之名也。至謂孔

子大聖顏子亞聖孟子亞聖之次。近思錄觀聖賢篇

春生也。葉采注。夫子大聖之資猶元氣周流。渾論。清

博無有涯。淡同見。問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塊地  
發生。萬物四時之有。眾善之長也。孟子集注。序說。程  
子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善。  
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則亦竊倣浮屠  
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

如來菩薩補處之稱。後漢書西域傳注。浮圖即佛也。



號篇多陀阿伽陀注亦云但聞阿竭後秦翻為如來  
金剛經云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此以法身  
釋轉法輪論云第一義諦名如正覺名來此以報身  
釋又三乘通號篇菩薩注聲曰正音云菩薩提薩埵菩  
提佛道名也薩埵秦言大心眾生有大心入佛道名  
菩提薩埵無正名譯也鳩摩羅伽註觀經疏云以  
法化人名法王子注淨名云妙德以法身遊方莫  
知其所至又來補佛處故言法王子義楚六帖諸法  
名相篇一生補處成佛經云慈氏菩薩現居知足次  
補釋迦只受天中一生當來候機成佛經疏云王隆  
受職之宏儀一生補處之靈範天台大師云補處可  
者前佛既滅而此菩薩即補其處故云補處也  
謂近戲已

禮三則

禮者道之名也先王所制作四教六藝

四教見前四術注周禮地

禮一

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是居其一所謂經  
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禮三百威儀三千  
禮記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大戴禮本命篇禮經三百

威儀三千是其物也六藝書數為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  
專務  
周禮天官冢宰鄭注府治藏史掌書者胥讀御如譖謂其有才知為什長賈疏徒給使役

亦士所職射雖通乎諸侯其所謂射以禮樂行之  
禮記

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  
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  
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  
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  
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  
以騶虞為節諸侯以騶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  
士以采芣為節又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  
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古者天子之



制諸侯歲獻首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  
 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  
 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  
 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  
 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非若民射主  
 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  
 皮者比焉周禮地官鄉大夫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  
 衆庶三曰主皮鄭注庶民無射禮因曰備  
 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  
 唯禮樂乃藝之大者君子所務  
 也而樂掌於伶官毛詩邶風簡兮序衛賢者仕於伶  
 官鄭玄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  
 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君子以養德耳至於禮則君子  
 多號樂官為伶官  
 以此為顯業是以孔子少以知禮見稱論語八佾篇  
 子曰入太廟每  
 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之周問禮於老聃

之郊之祀之宋

家語觀周篇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  
 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

必有明德而達者孔子少而好禮其將矣敬叔與  
 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又致思篇孔子之郊王注郊子  
 達禮孔子故行咨問焉昭公十七年左傳郊子來朝  
 仲尼聞之見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  
 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杜預注於是仲尼年二十八禮  
 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  
 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  
 唯禮之求子夏所記  
 曾子所問七十子皆斷斷於禮見檀弓諸篇儀禮喪  
 服子夏  
 傳賈公彥疏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子  
 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為禮記有曾子問篇孔子家語  
 有曲禮子貢問子夏問公西赤問篇史記魯世家注  
 徐廣云斷斷是鬪字之貌索隱曰讀如論語問問如  
 也漢書地理志注顏師三代君子之務禮可以見已  
 古曰斷斷分辯之意也



蓋先王知言語之不足以教人也故作禮樂以教之  
知政刑之不足以安民也故作禮樂以化之禮之為  
體也播於天地極乎細微禮記樂記及夫禮樂之極  
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物為之則曲為之制漢書禮樂志  
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而道莫不在  
焉君子學之小人由之學之方習以熟之默而識之  
至於默而識之則莫有所不知焉豈言語所能及哉  
由之則化至於化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有不善  
哉是豈政刑所能及哉論語為政篇子曰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

禮三

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人言則喻不言則不喻禮樂不言何  
以勝於言語之教人也化故也習以熟之雖未喻乎  
其心志身體既潛與之化終不喻乎且言而喻人以  
為其義止是矣不復思其餘也是其害在使人不思  
已禮樂不言不思不喻其或雖思不喻也亦末如之  
何矣則旁學它禮學之博彼是之所切靡自然有以  
喻焉學之既博故其所喻莫有所遺已且言之所喻  
雖詳說之亦唯一端耳禮物也象義所苞塞焉雖有  
巧言亦不能以盡其義者是其益在默而識之矣

禮記



先王之教是其所以為至善也是禮樂之教雖在默而識之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故孔子有時乎舉一隅以語其義論語述而篇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復也義者先王所以制禮之義戴記所載皆是已祇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故七十子之信先王者不及孔子之信先王也其人之信七十子者亦不及七十子之信孔子也故其欲喻人之急論說其義之弗已日以蔓衍以至於戰國之時義遂離乎禮而孤行不復就禮言其義觀孟子書可見已自此其後去古益

禮四

遠義理之說益盛焉然以亂天下先王孔子之教蕩乎盡焉悲夫如漢儒以仁義禮智為性白虎通情性論謂仁義禮智信也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詩大雅烝民篇鄭箋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禮記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鄭注言人秉此氣性純也孔疏五行之秀氣也者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之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是五行之秀氣也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鄭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也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信土神則智木乃本於孟子子仁義禮智根於性孟子盡心篇孟子曰君子然孟

道修謂

子仁義禮智根於性



子豈以此為性乎仁智德也禮義道也先王率人性以立道德故孟子謂根於性耳祇其好辯與外人爭口不擇言取諸臆以言之致其旨遂晦也至於程子解禮樂專以序和為言論語陽貨篇集注程子曰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只此兩字含義多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是其意以禮樂為粗迹以其理為精微故以序和言之豈不老莊之遺乎段使其言之是乎先王之不以序和為教而故作禮樂是其不及程子不爾亦善故難入也且序豈足盡禮而和盡樂乎可謂鹵莽已朱

子釋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論語學而篇朱注之文是其意亦非不識禮為先王之禮然既以為性則難乎其言故以天理彌縫之而謂禮雖在彼乎其理具于我則禮庶乎可以為性云爾亦佛氏事理無礙之說耳起信論最勝業偏知色無礙自在救世大悲者注色無礙自在者如華嚴說乃有種種今略舉四一大小無礙謂一用皆偏法界而不壞諸根之性又不雜諸根之相二互用無礙謂諸根相作三事理無礙謂現色炳然而不礙舉體性空四應機無礙此皆謂圓通之身十方齊應多機頓感身亦不分此皆不善讀孟子之失也試觀孟子既曰恭敬之心禮也不善讀孟子之失也試觀孟子既曰恭敬之心禮也告子而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公孫則知其心急



於爭內外不復擇言任口言之故或以恭敬或以辭讓初無定說焉夫恭敬辭讓之不足以盡禮雖孟子豈不知之乎祇以行禮之心言之而不及禮之義則亦謂先王率人性以立道而不直以為性者豈不章章乎哉如仁齋先生以仁義禮智為德亦率性與德之名耳語孟字義德者仁義禮智其實亦不出宋儒之見也故其釋禮曰尊卑上下等威分明不少踰越語孟字義尊卑上下等威其舍先王之禮而為是言分明不少踰越之謂禮豈勝宋儒而上之乎且其言但以在外者言之而不

與孟子恭敬辭讓之心相應亦自與其以為德者相盪何況足以盡先王之禮乎嗚呼先王之思深遠也在千載之上而既知言語之教不足以盡乎道是故制作禮樂以教人而後之學者猶且舍其教唯言語是務夫舍其禮而不使學而欲以己之言盡夫先王之禮多見其不知量已論語子張篇語辟諸舍彼規矩準繩而不用曰汝苟用吾言則雖舍規矩準繩亦足以為方圓曲直焉豈不妄哉

書曰天秩有禮身陶是堯舜之制禮奉天道以行之



所以神其教也如三代天子出十政興一事亦皆祀  
祖宗配之天而以天與祖宗之命出之以卜筮行之  
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  
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  
郊實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縣鄭鴻水而殛死禹能脩縣之功黃帝正名百物  
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其勤其  
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  
以武功去民之蠱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孝經聖治  
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禮記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  
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卜筮者先聖  
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  
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非也日而行  
事則必踐之古之道為爾後儒不識其意而以為天者自

然也謂自然有是禮也是其天理節文之所本自殊  
不知以天為自然者老莊之意而古所無焉若果使  
禮自然有之則如三代殊其禮樂記三王異其謂之  
何故其究不得不以天理為精微以禮為粗迹苟得  
其精微則若其粗迹左之亦可右之亦可也然則如  
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檀  
子復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  
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  
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  
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亦何守其粗迹  
若是其嚴也故其究亦不得不外三代之禮而別立



一定不易之禮矣論語衛靈公篇顏淵問為邦章朱注程子曰為政多矣惟顏子告之

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蔽

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時節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

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大全小注程子曰王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

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不見說獨答顏淵云云

此是於四代之法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故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

皆非也論語八佾篇集注程子曰周公之切問大矣

皆非也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

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雅徹故仲尼譏之夫周禮者周公所立成王伯禽親受之周公而既為非禮則

程子所謂禮豈非外周禮而別有之乎嗚呼外先王之禮而別立之所謂禮其僭妄亂道之極可以見已

周禮以禮教中見辨道二十章考注是或釋者之言誤入經

文者已然亦古之言也惠按物子曰釋者之言誤入正文者本經諸則末無有演

說其義者此則獨載之蓋五禮六樂教之則不須用八刑故古者見者以此語記於此耳是物子所以為

注文誤蓋先王之禮以為民極極中也使賢者俯而

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詳辨道六章考注可併觀故謂之中焉非

使人求無過不及之理以為禮也性理字義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

文也心中自有箇敬油然而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然有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



與文是失之不及未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  
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若此更無太過  
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故滄溪大極書曰民  
圖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  
心圖中惟爾之中君牙是所謂中者聖人所獨知而  
非衆人所及故立禮以為民極也後世義理之與盛  
而儒者唯義理是視不知就禮以求其中徒取中其  
臆而謂是可以合禮焉如周子以中正見禮智是也  
通書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  
矣注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人間北看成南東家  
之西西家為東八章考注恣以其意言之而中於是  
乎移極於是乎壞豈不悲乎且聖人之立禮也慮世

禮九

之日趨文也故其以為中者豈必無過不及之謂乎  
學者思諸

辨  
考  
注上之上終



題名教

世說德行王子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

地何為

世載言以移禮記曲禮又今言非古言見辨

乃爾也

道孔子之道楊子法言五子篇孔夏之道殷

之道周之道

又檀弓知名冠字五十一以伯仲死謚周

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又

也夏忠殷質周文

史記高祖本紀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蔽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

以敬敬之蔽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蔽小

始又論語八佾子曰周鑿乎緒言

莊子漁父篇曩者

天之同地之道

又禮記中庸天地

之大道

又大學君

考



以得之驕養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國  
衆會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徐則財恒足矣

有道國無道論語禮記家語等多有六藝亦先王之道也周禮大司

徒職三日六藝又禮記昏義天子脩禮樂射御書數父之道母之道又禮記昏義天子脩

道也周禮坤文言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道也

學先生十八史畧初程頤卒於徽宗之世其徒揚時

主張其學惡之者以揚時爲還魂鼎爲尊魂胡安國

爲強魂其後又有子焯見召入經筵焯蓋頤脫年高

諸儒也士大夫名程氏之學曰道學性理大全三十九

是理不胡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所以爲學

私而以馳騁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

道學之傳復續又南軒張氏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

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學六經

謂聖人所得則不越於誌訓文義之間而止支於所

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

千歲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

學有傳實德據而守之脩而崇之又顏淵篇子張問

在字此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又述而篇德之

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告子路以勇又禮記中庸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

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故君子居之社金萃死而不厭北

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居之社金萃死而不厭北

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強哉矯又家語好生

強哉矯又家語好生路曰君子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又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刊戮薦臻是皆以一德言



之乃八象衆德也

朱注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

足以及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

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

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以禮又道之以德齊之

之故而其爲人也亦成矣

德不孤 周易坤文言君子敬以直內 有德色 又成公

傳然則 思孟皆以闢邪說爲主 孟子滕文公下篇也

德我乎 哀道微邪說暴行有

作又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 仁 是其意謂云云

不著是邪說証民克塞仁義也

無適非仁矣 論語顏淵篇初章朱注及大全細注可

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

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又曰愛雖是情愛之

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

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欲是性

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

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又西

山真氏曰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

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

乾之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

爲天之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

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也

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

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

云云見生生之意云爾

性理大全卷三十五仁部三

山真氏曰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

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

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中以生全具天地之

性理大全

卷三十五仁部三



理一為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終發出則  
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受物無所不可以至於  
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  
所以與天地同量也云云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  
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  
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  
之則曰仁而已矣又曰萬物之生天  
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云云 又其意謂云云  
偏言之仁也 論語顏淵篇初章朱注仁者本心之全  
德是專言則包心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  
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禮禮  
是恭敬辨讓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云云又勉  
齋黃氏曰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理乃所謂仁  
也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  
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能包四者故心德之  
名獨仁足以當之也故仁之為德偏言之則與義禮

智相對而所主惟一事專言之則釋迦 又傳燈錄卷  
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 釋迦 又傳燈錄卷  
尼佛姓刹利父淨飯天母文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  
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眾說  
補處行亦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耀經云佛初生  
利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自  
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  
獅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於我者即周昭王二  
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  
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  
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四惟此老病死終可厭  
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窓牖中叉手  
白太子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即  
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  
學不用處定知非捨復至鬱陶藍并處三年學亦  
非想定知非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  
經于八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  
道先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善提故普



集經考善提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併號天人師  
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野苑  
中為憐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論道果說法住  
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  
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救  
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言法本無法無  
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  
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  
補處至慈氏併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  
善哉善哉我當依教恭順併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  
城告諸大眾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與連河側婆  
羅雙樹下右脅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為母說法  
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  
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競焚毗  
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眾即於併前以偈讚曰凡  
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熱諸尊三昧火闍維金身爾  
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  
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

又

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  
年教至中夏節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 聖道

大集於孔子 孟子萬章上篇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

因前代禮樂有所損益 論語為政篇子曰殷因於夏

禮所損益 禮所損益可知也 聖人賢人之名古亦未有所階級之也 物博

可知也 志文籍致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 孔子大聖顏子

曰傳莊子郭注小大之辨各有階級 性理大全程子曰仲尼元氣也

亞聖孟子亞聖之次 顏子春生也孟子曰仲尼元氣也

仲尼無所不可包顏子示不違如禹之學於後世有

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和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

已仲尼觀天地也顏子氣慶雲也孟子大山巖巖之

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

迹孟子禮 御亦士所職 禮記檀弓魯莊公及宋人

其時卷 禮 御亦士所職 戰于乘丘縣責父御卜國



為左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責

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

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孔子少以知禮見

稱左傳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賈

蔓衍子莊子齊物論因之以蔓衍淮南彌縫昭公二年

邑杜注彌縫猶補合也

子曰敢拜子之彌縫故

邑杜注彌縫猶補合也

左傳李武



